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四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五

器用

度賦

唐高邁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非賢臣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為丈，列陰偶而陽竒，法天三而

地兩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
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
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
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
為萬代之繩墨欽若伯禹聖哉為王道濟天下爰敕大
章投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
以日月為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內
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觀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

所資惟尺度而為最夫道以神契物以言筌義無不盡
理無不全度之為物也資道以為用度之為道也託物
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嘉量賦

以金錫無耗然
後量之為韻

唐敬

括

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為節量者用平其心窮
微於子穀之數酌憲於黃鍾之音蓋取諸象爰範於金
亦既成止其儀可覲堅外可程虛中受益功格於衡鏡
實同乎圭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

無斃然美其方能立矩卑莫可踰出入罔恠包含式乎
徇公滅私乃為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
而共契跡與道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
罔主器非人奚導不謹則詐偽生端無方則羨溢為耗
職是司者胡顏相冒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乎則槩斛
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亦與時而懋遷施於政而四方
仰則眡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願斯焉而取
焉異乎大小區分高卑竒偶始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

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泊乎職興都尉計起弘羊洽平糴而作典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斗而酒漿不涸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為晝夜至之時於以較矣於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聞於有司

衡賦

以儀止泰一無
淺觀業為韻

唐

闕名

搜聖人之垂象伊茲衡之可觀材徑挺以繩直星連綿而珠攢惟用也眊庶不能以多少隱惟平也輕重不能

以詐偽干故得萬人所以廛里物或紛競可以定黍累
之圭撮利其分毫可以觀低昂之容止執中以告無或
不喜則夫衡之為物其用甚大四方正而域中平七政
齊而天下泰動而無欲任之故絕私益而無妨行之固
不害然能思無不踐應倉舒刻舟之深淺問無不知表
張重度骨之威儀若乃均其神道形其事業聖人因之
以平施邊鄙賴之而不怯豈欲決其差謬明其有無小
人取之以作則君子見之而交乎則有王臣蹇蹇宰執

秩秩洞鑒人才神無隱質諒茲衡之攸媿故守之而勿失儻陳平之見知宰州縣之如一

衡賦

以同律量
衡為韻

唐

闕名

先王之欲齊政立信平施執中天下之利害攸同則非衡無以達其志非衡無以成其功故後代聖人奉之而不墜懸之而無窮遠必照乎庶物近罔欺於厥躬少多之分著彼我之情通廉者不約貪者不豐昭昭有禮殊之義洋洋有樂和之風乃以見權衡之德器用之雄也

觀夫製形有象稱物以律萬萬靡差銖銖罔失雖遇寡而必舉亦裒多而不溢儻有賈豎懷虛背實雖手巧而用售終身平而貞吉節在不欺德咸有一用之則竭力於百戰舍之則甘心於三黜其昭明也有景緯之文其重墜也有沈潛之質是以春秋仲而均之以法日夜分而俾之無妄體正居中懷柔抱壯揣千鈞之重不羸其材稱萬物之多莫窮其量夫然則人亦有是豈惟斯乎士為之物官為之衡材之云多雖默必重文之不腆雖

語必輕非榮辱莫敢怨得喪莫敢驚挺然誠懸不可欺
以輕重確乎不拔孰敢議其屯亨吾當顛顛視聽直心
舉措豈能朶頤騰口如羹也

平權衡賦

以晝夜平分鈞
銖取則為韻

唐

劉禹錫

惟天垂象惟聖作程播二氣而是分晷度立五則而在
審權衡上穆天時應陰陽之克正下統人極俾準繩而
惟平於是黍累無差毫釐必究等度量而化通遠邇體
平均而勢行宇宙當其夾鍾中律南呂戒候銅渾應節

於寒暑玉漏方齊乎宵晝繇是命有司而申令考前王
而是遵權輕重以審則中規矩而和鈞事垂文兮風傳
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於兆人懿夫正以處中平而立
矩命其同也有虞之制克彰稱其謹焉宣父之言可取
故能用該仁里象合天文既左旋而右折量輕併而重
分持平罔虧可為範於秉鈞之佐立信惟一將有助於
執契之君不然則何以懸之而息彼姦詐正之而協於
晨夜得平則正我之道兮允執厥中益寡裒多衆所用

予不言而化化之有孚功莫可踰立規程罔慙夫龜鏡
揣鈞石寧失乎錙銖匪假垂鈞而其用不匱何勞剖斗
而所爭自無方今百度惟貞萬邦承則順時設教子靡
不獲所同律和聲子允臻其極玉衡正而三階以平七
政齊而庶政不忒矣美君臣之同體猶權衡以合德宰
準繩之在心庶輕重之不惑

平權衡賦

以晝夜平分鈞
銖取則為韻

唐

李宗和

王者統四時均五則彼權衡之為準驗陰陽之不忒鈞

深致遠黍累於焉靡差稱物平施晷度由之斯得惟權也分其重惟衡也取其平明乎國經固懸茲以垂範掌乎天秩如用茲而永貞衡任權以鈞物權資衡以作程故一人體之以清萬國萬國仰之而庶政以成當其玄鳥司分疇人敬授既量諸夕又測其晝盈虛氣等何藉於土圭日夜時分已傳於玉漏莫不同度量以應其時平權衡以叶其候苟順氣以頒節實從時而不謬其功斯博其道式孚諒同均於遠近故不失於錙銖俾稱物

者守之無易掄材者持之罔逾皇矣我君康哉神化萬
方取則自得於均平二氣尚分無愆於晝夜不然者何
以佐璿樞之斟酌調元氣以網緼申乎舊章孰似權衡
之大匪無同異所紀春秋之分齊其重輕等其規矩豈
鈞銖之是待在繩準而有取固將平邦國亦以叙彝倫
七政惟齊有符乎應天之運百工咸賴實資乎秉國之
鈞宜其平域中而齊律度貞天下而利黎人惟正直可
法惟中平可均夫如是則權衡者蓋亦考茲義而是遵

平權衡賦

以晝夜平分鈞
銖取則為韻

唐
陳佑

俾民不迷茲器惟則行之而萬象正動之而天下直一
人不宰命任權者必公百辟以孚在持衡者守德此蓋
國之恒準教以順行雖因時以考正乃假人而後成權
之垂知俯下而斯重衡之正乃得一以至貞忠以自勝
直哉惟清物無偏以表德器守公而作程動必推移佐
璿璣而克正靜無偃仰若泰階之既平懿夫衡之誠懸
德乃是茂秉中正以不忒在毫釐而何謬衆星分列若

歷歷以拱辰一權下臨正亭亭而當晝斯斟酌之所以
俾名實以相副者也爾其觀象取則其數可陳積而成
重銖以和鈞稱物平施則其道無極從時利用乃有命
惟新既審度而攸準夫何患乎不均安則無傾正以順
化四時行令必因其陰陽一德奉天諒貞夫日夜是知
分寸相生成乎象盈虛有準觀乎文因黃鍾以起數應
玄鳥之司分爾乃七政允修五常斯覩為時德也誠金
義而木仁為器法焉乃左旋而右矩既輕重之必審雖

微細而待取平之為美曲逆終作漢臣中以見稱伊尹
是為殷輔茲乃衡之為道也可大權之為義也斯乎繩
從則正德不可誣動不欺於累黍用有識於分銖若夫
求平之至者執中之謂乎

衡誠懸賦

以無敢欺以
輕重為韻

唐
張賈

衡稱物以致用誠至精以作孚惟衡也表正直之有則
惟誠也俾輕重之不踰是將默運乎規矩顯微乎銖銖
齊日月於七政協天地於三無且衡之德也權以相扶

正之道也禮之為樞權得其誠而物無不應禮歸於正而奸不可誣是知大德所感小人是慘舉輕為重彼於信而自虧犯正以邪將畏禮而罔敢衡之用也可大衡之設也無欺既有別於高下固非差於毫釐懿夫設爾而倚坦然而夷其大不讓其細不遺始執謙而益矣終忌滿而損之必盈縮而得度乃中正而自持弘於道深可均於五則遵乎信宜作配於四時原夫衡為器之軌禮為邦之紀宰物者必察其所持為政者必視其所以

均則無怨是將施德於人審乃不欺故曰為仁由己彼天下之至精實至人之用情衡持平而固本權應變而定傾俾廉者之中節抑貪夫而不爭虛而受鈞石不能以為重進而就圭撮不足以為輕惟合德之為美故進退而有程我有司以守職操持羣才所奉垂正直之權衡察善敗之輕重此所以振千古之貞範副大君之垂拱者也

衡誠懸賦

以無敢欺以輕重為韻

唐陳佑

衡之誠也義在乎有孚懸之審也法貴其不渝先賢所以弘建作智者所以通規模俾人事之有準在權衡之合符端平可以揣金石輕重可以分錙銖遠取諸天既齊七政不私於物亦象三無質因材而斯宣文綴星而可覽臨用詳備而有誠物情詐偽而何敢此良工之度木同藥鏡之照膽故審其思者為衡可持端其事者於物無欺以之忖刻舟爰定其圭撮以之明度量不失其毫釐實同途於執政將一體於有司誠可大而可久必

念茲而在茲若乃懋遷有無應用鄜里萬物稟原百貨
資始苟執其均平孰不我以稱物則合於聖人有常乃
比於君子至哉權衡功與利并成天下之務其利斯溥
為天下之式其功不輕道在乎至要理歸乎至貞提握
之間而萬人取則尋尺之內而九有致平豈不以作者
之聖述者之明守而勿失用之必行將度量而並設與
規矩而齊名掄材至精多士無壅以權衡擬升降以中
正為遵奉當平施而不差仰衡誠之義重

敬器賦應詔

唐許敬宗

臣聞人靈貴損天道忌盈朱火終而炎景謝金波滿而
哉魄生察遞來於四序揆迭運於三精淺智昧於成象
通識詳於未萌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爰製宥
卮勗茲居位藏丹楹之峻宇偶清廟之彝器體虛舟之
瀆空鑒撲滿之延崇彼游鱗之盤樂咸見亡於芳餌此
貪夫之死權誠芟駕於名利惟達人兮服道執溫恭子
靜志居泰山以思危騁高衢而不躓在大明之玄覽猶

垂旒以蔽聰履克讓之貞吉尚養正以希蒙矧羣材之
小器忘戒溢而虧冲悟負乘之必蹶敬循崖而飭躬由
是鳴謙君子卑以自牧如彼景山猶藏疾於林麓譬諸
巨海亦素王於百谷庶辭滿而常正固懷空而靡覆若
乃求中軌範流慶資源峰潤由於韜玉葉茂本於深根
草卷施而不死木交讓以俱存梅飛英而歛笑桃絢彩
而無言燕迎秋子遁跡鷺移春子息喧皆順序而行止
得妙物之玄門道雅合於斯器故保精而養魂

敬器賦

以君子用之
誠盈為韻

唐張鼎

聞夫日中則昃鼎折則傾月容守缺而忌滿神道福謙
而害盈聖人察兩曜之度觀萬物之情知務進者危於
不止擬貪取者敗於幾成爰置座右與人作程開其可
誠之迹加以必覆之名然而不增不減能正能平考低
昂而必應亦有效於權衡爾其顛沛是虞包藏自縱或
益之而損故至其滿成覆餗之凶或損之而益故當其
無為有器之用且聖人云其脆乃破其安易持則何不

避禍於將盈之日圖全於未兆之時力小任重鮮不克
敗滿而既溢傾必從之亦猶富不與侈會貴不與驕期
若以馬而喻馬則念茲而在茲又曰積德不積財無為
故無敗貪祿者致禍增高者致壞是以古人作則為今
人之師前車覆軌誠後車之誠借如乃武乃文巖廊之
君一生一死繁華之子故當觀其所由察其所以嗟乎
福子禍所伏禍子福所倚既禍福之無門信吉凶之由
已且喪道則貪邪貪邪至於喪生知足則不辱不辱在

於知止苟欲圖安以遠害又宜去彼而取此則知敬器之器大哉吾將以為教始

敬器賦

唐韋肇

若夫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方輿以之東缺圓蓋以之西傾百川因茲灌注七曜由是貞明故聖人以冲虛作式賢達以撝謙為情於是盤盂設誠几杖必紀金人貽誨於周書撲滿流規於漢史順之者福逆之者耻乃垂訓於小人咸取象於君子豈若方圓有度規矩合儀不虛

不滿能安能危考衆器之論最實莫先於宥卮不隨日

予時是不與月子暫虧體執謙損性尚冲撓知盈槩而
必覆故止足而何期唯上聖之設法處中庸而在茲使
廉恕以效貪殘改質金張可望形而謝寵許史可覩容
而辭秩疏廣感此而挂冠范蠡勗茲而自逸覽斯器之
為美何餘物之能匹原夫出自聖者之心成乎匠人之
手匪雕匪刻可大可久鄙巨壑之難盈惡滿卮而虛受
寧取類於瓦杯以供堯舜不願同於金爵惟資桀紂故

一化於陶鈞歷千載而不朽由是魯君之廟置諸戶庭
左鄰東序右界西扃惟仲尼之多聖賴弟子而為銘僕
又何德輕塵翰墨雖不假於先容實有愧於觀國

敬器賦

唐張玄覽

夫陽烏中而則謝陰兔望而斯蝕諒天道之常理豈人
情之能測何此器之知機體變通之消息其形也菲陋
任其淳素之姿其質也嶽欹無假丹青之飾平而則正
滿而斯側不平不滿無窮無極夫盛衰共貫倚伏多途

或始吉而終否或前榮而後枯纔聞棲越遽見亡吳不知戒其盈溢空有歎於姑蘇是知高而不危則治操而有求則競見握髮以存誠慮宵衣而致命老氏貴其善建大易崇其積慶殷湯鏤几以為虞孔甲鑄盤而自鏡爾其冥豫不止懷足無厭釁成山嶽禍起微纖愚者已然而不見智者未兆而斯瞻聖人損之而又損君子謙之而更謙大禹惟聖每殷勤於菲食惟堯則哲終眷戀於茅簷然而默默如存隆隆自絕天且不能固西北之

壤地且不能補東南之缺天地尚不能久矧人道之不
滅勒茲器以為箴庶作鑒於來哲

敬器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癸丑歲予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敬器贈以古人之
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少任重朝夕盡
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子又放逐忽覩茲器
悽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靈筵詞曰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

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於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
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覩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
而虧日中而昃彼天道之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
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冲虛則皞皞似君子
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既滿傾跌霆流電發
器如隄隕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尊之不竭蓋
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
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輝

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顏既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為賢相予失之為放臣覩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欲克已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撲滿賦

唐姚元崇

夫惟哲人罔有敗德几杖攸誠盤盂見勒容過於鏡則照窮任重於才則道塞多藏必害常謹不忒茲撲滿之

陶形假埏埴以為靈其中混沌竅開兮沈以默其外空
蒙忽合子炯而青藏錙符於神論固壘同於道局謙以
自守虛而能受奚初積而終散竟出無而入有乍若乎
巨蚌之全滿而則剖不思乎亢龍之悔盈莫能久故君
子永鑒是式允執厥中道不可以常泰物不可以屢空
雖蓄寶含真立制之端自我而辭豐忌覆致用之數在
公何茲器之微賤蓋與時而變通苟利物而害已亦持
盈而省躬豈獨夫魯國宥坐誠欵虛已周階銘玉端口

室慾損之有餘補之不足明遠鑒之退止訓勞謙之軌
躅稽長倩以投贈庶平津而自勛

撲滿賦

唐韋肇

夫以天覆高子地載卑道幽玄子不可窺日始中而還
晷月將盈而復虧滿而不已則溢高而不已則危誠古
聖之深戒作來者之明規示予以倚伏教予以謙撝雖
蒙昧而不敏請將心而事斯故遠求類物近方諸已鸚
鵡何智子隴坻先鳴靈龜何愚子長塗曳尾智者禍子

受雕籠之斃愚者福子終廟堂之祉信通塞之暫昧乃
榮枯之一指何茲器之雖撲以堪誠而成珍稟質陶甄
之匠賦容埏埴之人不雕飾以眩目寧儉素以全身始
含虛而任受忽多藏而累真入之有徑出之無因其滿
也渾子似蚌珠未開於重淵之下其析也杳子若雞卵
初分於太古之辰豈不以驟積而靡散貴得其豐孰知
其難裂陶鎔之璪璪出金錢之粲粲見之者無不興嗟
聞之者盡皆含歎若夫官官宦宦子營營市人若耻貧賤

之域同趨富貴之津得利足以潤已至盈足以敗身猗
歟前跡安可再循予遂削營欲之心守謙光之道念土
物之雖賤宜吾人之所保鑒周鼎之覆餗魯器之傾
倒猥奉長倩之贈永為子孫之好欲窮墨妙之意以養
太玄之草

小撲滿賦

唐張鼎

天何言哉信陽去而陰來器之形矣必虛往而滿止埏
埴為質惟人為軌靡不有初方應物以虛已鮮克有卒

因藏鏹而見圯其中也幽幽冥冥其外也青青熒熒積而不散持莫能久何始吉而終凶竟出無而入有豈獨夫魯廟敬器中則正而滿則覆周陞玉人和其容而端其口譬高流而岸圻等珠盈而蚌剖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故君子終吉以流誠天地勞謙而自卑別有孫弘舉賢不患於貧窶長倩投贈竊勵於風規苟欲全身而避害固可翹勤而鑒斯

金柅賦

以貞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

唐

孫汝玉

聖人患人情多遷物象不一爰指道樞之要因明金柅之質蓋以金則持堅而有常柅則制動而無匹當全模於大治曾因鼓鑄之功及入用於生民克保安貞之吉原易道之所施得器度之攸宜任重而難勝者非剛莫能致其定利轉而不息者非一無以止其隨所以適其所適斯焉取斯在如輕如軒之時自能勁挺處無輓無軌之地物莫稱推美其叶範選而見辭取鍛鍊而興制雖成形於橐籥不假飾於磨礪常無銷鑠懷可以明確

稟安排之理端居退止之旌首於萬化之內而及百度
惟貞然以上經之旨難分先儒之見無果一以節驅馳
而為事一以當徑路而待我苟在鎔而備物固察其所
由如持重以知名則用無不可是則寓質之時惟工所
資將永平於軌轍亦致理於麻絲不為事遷可類仁之
方也終然靜勝固知道豈遠而夫如是觀六爻之所總
皆遵乎不動驗一德之可稱莫與彼爭能我皇由是立
心堅固引義依憑躁競者息之於靜域回邪者制之於

直繩然則金柅之為器也於今而其道益弘

寶鼎賦

唐
梁德裕

昔軒皇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恢崇模用建皇極永康帝
圖徵鐵於晉國之野鑄鼎於荆山之湖以陰陽作炭以
天地為爐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傍飛寒
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鳥於是以泄
以竇以鎔以模故寶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為
狀也下實上虛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異木離火之

象法三台之位均九州之壤鏤厥奇狀文有鸞鳳蛟龍
禦其不若恠無魑魅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
之而養徒觀其闡微洞幽崇德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
下之利不汲而盈不炊而沸輕重自隨於德元亨克保
於位楚問伊川表周王之至德齊求穀水豈人功之可
致當今鼎命翹車鼎刑措獄道德以為矩敦龐以淳俗
不改法於六籍不徵金於九牧自獲汾水以定郊鄩邁
軒后於往圖遺夏王於後錄况伊尹作相由巢為僕乃

偃僂其身不覆餗於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
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雖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跼躅

鼎賦

唐趙良器

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實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
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黃帝徵
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鑪銅於雷首之下合
冶於荆山之旁聲沓沓以海沸氣瞳瞳而電光乾坤於
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歟然煙收而燼滅卓爾成功而

效祥煥以雕文錯虯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玄
黃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飪薦祉重以安國利以出
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
於耳是以囊括衆彙恢模崇深苞水火於六爻之象鏤
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
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小大觀者寧識其
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
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

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之地可以斥姦慝可以
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
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契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然
而自沸量含廣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
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正乎位體柔而進已者
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正考父鼎賦

元
楊維禎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於郊

鄔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

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

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弗留殷紂弗率繼遷

於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丘雖祚滅於宋而祖

廟有鼎實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

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予授之弟

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

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饋寶共儉以

愈力恐祿食之過僇既僂偃而益俯走循牆而若蹟銘
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紇之
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僅見
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部大鼎之納廟又徒以寄忠憤於
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
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
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
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饋鬻於

是者若不足以餬余口而達明德於後者實足以勸上帝也滅於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函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舐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史區之所不能對也辨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憇而起為之頌曰周客續殷尹我

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
衰追道高武商頌既作刪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
一命再命曰僂曰偃以餬余口亦莫余侮作羹何人覆
餽公所染指朶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
王師光鼎於祖予小子某學禮於俎載晞奚斯式頌於
魯

銅博山香鑪賦

梁蕭統

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嶽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

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寵從
象鄧林之羊眠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俶詭制一器
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侈於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
圓舒於東嶽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黷松
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
色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
超公聞之見錫粵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
於華堂

博山香鑪賦

陳傳宰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刻麝火埋朱蘭
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雜樹寒夜含暖清宵吐霧制作
巧妙獨稱珍淑氣氤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
還如一碩人

卧褥香鑪賦

元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子蛾眉紛其狎坐錦隨舞散引連吹罷
歌殘綠玉之杯笙煖茱萸之火月轉華房釭花暗墮芳

襟微解男錢半安衾聯罨畫褥飲紫霓絳螭蛸英蕊
紛披連溫屏之屈膝卷華幔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子
集衆芳之菲菲若蘅薇薦芬沈榆效質又若龍腦在燔
丹螺獻甲漢壁捐椒楚房委楸奪藉蘭之蒸蕙醒醉花
之病葉博山倚席茁菖生寒薔薇露濯荳蔻湯乾香從
何來來無定源藻繡叢中不火而然香生弱縷五色非
煙援袞拂席銀黃可鑑動如丸走止與輪停觸鈿函而
不轉環綬笥以如縈拂綺襦而緩引當白澤以留行左

右周旋芳塵不驚金燼無迹芝印長存花將銀鏤靨隨
金校么鳳低回螺龍夭矯鈿花爭麗雀翹分藻映紅玉
之春嬌共瓊枝之晨照晝隔卻寒之簾夜近綠衣之鳥
寒依熊席溫隨犀簟初辭露竹之几旋遲五明之扇共
君合歡之繡被藉君象牀之羅薦外惡方以玩世兮中
石心之不轉均茵席而莫吾知予謂方心其如面內仁
外義千載金言彌動彌靜聖哲所敦願以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心

沈香山子賦

宋蘇軾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鬱空為裸以脂蕭為焚以
椒為塗以蕙為薰杜蘅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
蘇合若鄉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為方入之所分方根
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
聞獨沈水為近正可以配蒼葛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
實超然而不羣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
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螽

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
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
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幌帟無一往之發
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
人之芹也

和子瞻沈香山子賦

有序

宋蘇轍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沈香
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辰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
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
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
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鶩
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內觀燕坐終日維
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
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峰秀出巖穴如石斯
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

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
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
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
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
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
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
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吐奉持香
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白獸樽賦

以言必有章酌而飲焉為韻

唐李君房

酒以養德則盛於樽樽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玄化凝以垂衣讜詞進於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樽彝舉酒攬地空象夫鬢鬢揚睛欲聞乎哮吼信履尾而不啞雖編鬚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樽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眈眈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既藥用舉夫爵所以

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獸之為樽用舍有時獸之喻
人猛毅在茲懼威則君之設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
酌之伊何惟器所稟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
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觶然
秦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設比撲滿而能全斯期箴闕用
以旌賢將同衢樽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金樽含霜賦

唐
孟康朝

夫何卜晝之不暇以清夜之方久垂玉漏之未窮賴金

樽子有酒霜入室子夜何長樽含霜而醴澈霜覆醴而
金光適足勁乎玉性亦何傷乎酒香夫如是樽既可賞
霜亦可觀味資蘭桂影奪綃紉疊華彩於銀燭散餘光
於玉盤況東堂清敞北斗闌干在公載宴廢寢相歡心
飲冰子猶熱酒飛霜子豈寒斯蓋為上台之式百辟少
宰之設九流明命充選俾士全謀五權立而羣才入鏡
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於翹楚異攀桂之淹留每
賞崇乎夜隙故樽列而霜浮於是星歲適盡地有寒沍

引颺風烏徘徊玉兔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樽影而霜
含沉霜姿而粉傅非兕觥其觥粲乎自舉會心絜矩凝
然抱素於是執簡為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冲而不盈
先露寢之舊席刻神鐘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
情者哉

瘦栝賦

明
謝肇淛

夫人之取材購奇去陳故物以異而蒙賞質或因病而
見珍爾其五嶺之上荒谷之濬震霆纏霓泣雨愁雲連

蜷鬱蹙礪砢輪困槐傷擁腫楓化羽人自甘溝中之斷
永充爨下之薪幸託際於匠石雖寸朽其弗遺爰取爰
度載斲載規磨光刮垢耀角瑩蹄秀體蟠屈綉錦陸離
奇峰趵突迴文委蛇既因小而成鑿落亦就巨而為鴟
夷用登俎豆作伍尊彝君子飲之介福是綏彼樗里之
任智空負囊而蒙譏乃元凱之制勝亦懸瓠而見嗤曷
若周旋於瓶盎之側伴詞人之滑稽

几賦

漢
鄒陽

高樹凌雲蟠汚煩冤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荷斧斤
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
者磨礮齊貢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
蟠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杖賦

晉
張翰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
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
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層巒妙匠鑿乎林阿顧盼乎

晞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
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首尾瑩牙為
其眉額朗金為其背距

杖賦

有序

元

楊維禎

余今年初度踰強年之二已有子貢倦而願息之心故
吏四明魏鞞得鐵靈杖以壽余因感而賦酒餘且命鞞
歌之以自強

伊珍木之託根子乃在儋崖之山孕祝融之火德子食

炎海之鹹次得大椿之春秋子曾不計年之幾千絜其
長子協八尺之度圍其大子倍徑寸之圍爰有至人制
其自然不彫不削樸全其天觸頭角子豸起鏗指甲子
金宣爭青藜之吐燄陋邛竹之中乾臨葛坡而未化配
九節以不剗空而擲之若雷公掣火逐烏尾之蜿蜒握
而即之若飛仙縮劍袖青蛇之連蜷故假其威可以折
衝乎外侮論其壽可以竊比乎銅仙昔太師之謝疾賜
靈壽以優賢迨元老之褒崇亦延年之寵頒自非高年

與碩德尊更老之衣冠若盜聲之處士曾何足以上煩

茲珍木之自重不與鳩玉以同班苟所杖之非人固不

如隨策於魯連顧斯杖之納交適先生之解官當先生

今年之初度去杖鄉之期尚十有九年胡爾杖之介壽

相世步之多艱先生方倦遊而欲息復賈勇而挽前鄙

丈人之荷蓀招太一而吹煙或梯之以奔月或跨之以

入淵或採桃核於西崑之池或摘菑菑於太華之巔凌

萬里於一息歟曾舉於九關排閭闔以自許誓持危而

扶顛託六尺以不負心寸鐵以同堅茲鐵靈之為杖微
斯人其孰專既託先生之金石長與君兮周旋重為歌
曰杖兮杖子爾之生也勁且良又靈且壽子神隱顯之
不常山中之人子壽而康今何日子杖以自強與爾杖
子相羊鬼工避射子豺虎避偃與爾杖子靈長崆峒齊
道子南極齊光與爾杖子既安且臧慎勿見水踴躍去
變為干將

竹杖賦

周庾信

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宣武曰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令引進乃曰噫子老
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迺是江漢英靈荆衡杞梓雖有
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
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
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
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踈條勁
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予此疾將予

此身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黯楚
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於時無懼而慄
不寒而戰胡馬哀吟羌笳悽斷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
關寄書章臺留釧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疏毛抵於矰繳
脆骨被於風霜髮種種而愈短眉髮而競長是以憂
榦扶踈悲條鬱結宿昔儻醜俄然耆耄變田鳳於承宮
改陽文於馱蔑潘岳秋興嵇生倦遊桓譚不樂吳質長
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

非賦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
耻拉虎押熊余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別有九棘
龐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病袁逢致仕吳淠不朝楊彪喪
子明公此贈或非乖理先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藿同
心終堪荷蓀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邛竹杖賦

周庾信

沈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嫵娟高節寂歷無心
霜風色苦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沈沈文不自

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制以成龍之杖杖條勁直
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青春欲暮白
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蔗
雖甘不可以倚彼藜雖實不可以美未若處不材之間
當有用之始魯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
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爾其摘芳林沼
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悅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
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為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與蕙庭

烏木杖賦

有序

元姚燧

去年史重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穎嘗折一杖遺
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
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
思不償賦致邪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
余動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黽結伐

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為玄
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
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梳蠟其膚市者一濯已
呈蒼枯骨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
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
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桐文杜棗栲赤檀栢柘黃蒲櫨
棧白與爾漢里遐裔絕域瀘雋衫紫儋黎沈褐罽賓鷄
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蹟茲庶品之爛爛果孰

漚以何澤况於雨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為白為紅深
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為之能然
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
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
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子
之婦王賓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為夫之所移
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遠譬只煬竈
而可闕彼炎艷而烈者燄也其煙液為煤必黔而緇因

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既久漫漶而為黔又以
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歎
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灑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睜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
素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
乎哉史鮪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矛應
於猛士配几履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
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所異纔黑蛇

之鬚髮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子猶足以乘雲霞而騰往也

玉龜杖賦

元 素 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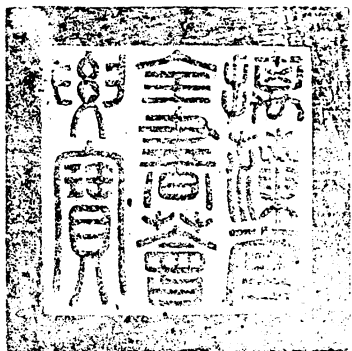
有璞於此純綸氤氳瑤光之精為靈為文謹櫝以藏不泄孔溫穹窿中乾夷靜合坤淵淵其容深深其神爰有善木含章揚芬飾端以儀往來無垠鬱莪壽宮有粲者雲維秀翼翼聿懷彼瀆跪而祝諸以奉番君曰履道坦而元吉者歟任重而不希其力者歟視下而無危嬉戲

如兒蕃時而行得良以防抑心自強底夫康莊其形不
孤其智若圖化而神之曷知其遷以相以持是謂期頤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五

謹案第二頁後五行斛乃旁穿按文苑英華注斛
前漢律厯志作廩

第十一頁前二行朱火終而炎景謝按許敬宗集
終作中



總校官庶吉士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 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 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林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百五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六

器用

寶刀賦 有序

魏
曹植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
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
焉其餘二枚家王自仗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

以禦凶乃熾火炎鑪鍊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
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
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鑿以中黃之壤規員景以定
環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歲蕤流翠采之晁燿陸斬
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灑削踰南越之巨闕超
西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天子劒賦

以天生神物聖君用之為韻

唐

李君元

物之利者稱乎劍人之尊者稱乎天固一人之所執諒

四海之攸先必當耀武德靜氛煙舉之無上揮之莫前
獨立而光連日月橫行而氣壓山川請詳其功夫莫之
盛偉夫至寶克符元聖東溟之大不足淬其鋒北斗之
高乍若迴其柄信玄功之不宰曷凶德之能競足令六
合靜三光正佩服而寰中小康指揮而天下大定夫然
則鄙歐冶掩平津賤鏌鋟棄純鈞彼勇不過於匹士我
威方御於兆人偶聖斯呈天地感通之謂道逢昏是去
陰陽不測之謂神豈比高祖提之而起沛始皇按之而

王秦為斯劍之等倫哉原其始也吹氣母鍊元精為鑪而九土開闢鼓橐而八風克生應以六律制以五行帶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溪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與京既而徵三度亦以正三統劃宇宙以玄通宰乾坤而利用彼蓮花發色玉貝騰文揮大野之中疾如雷雷倚長天之外上決浮雲爭能擊刺較勢繽紛所謂一夫之勇非為四海之君如是則犀不足刺鐘不足刺繫以聖功配茲神物我皇應昌期恢盛時不耀兵鋒設道德

以為固不先武力抗仁義以為師人神協贊遐邇清夷
真所謂天子之劍也敢繼莊生而賦之

劍賦

唐
達奚珣

代有劍兮物之至珍精鋼百鍊處匣千春含光匿耀守
靜全真蘊切玉之姿咸稱往歲呈斬蛇之銳幸在今辰
至如歐冶素蘊風胡久委許提拔而非遙期磨礱而在
邇蓮鍔熒煌思綠水之是投霜鋒煜爚諒碧天之可倚
孰云巨闕亦曰龍泉借衛身而用光省壽將行佩而永

保流年俯而察乃白光略地仰而觀則紫氣射天若乃
取舍從人沈淪委質埋厚地之聲有年望司空之來何
日擊兕之名已彰決雲之勢不失大哉寶劍之神用等
天地而齊畢

古劍賦

元虞集

吳季有劍古所服子先時利行後伏匿子歷世千百神
物來子精英上浮久乃識子截截庚庚玉理仄子質化
光泯黜正黑子匡視白日澹斂色子燧人司金石水泐

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子勿褻勿試靈具戒子鬼目睽睽
頭鬢鬢子竊擬窺之自造慝子靈怒殛女不女貸子神
宮無人帝湛默子季冠如山采衣翼子長身好修又正
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子魚室珠褱雜文織子虞於帝
傍順降陟子握奇中運授神職子旋陽制陰物不忒子
辟却百非五兵息子太宰不劇完以為德子變窮於傳
填無極子

歐冶子鑄劍賦

以雷公發鼓蛟
龍捧爐為韻

唐闕名

先王之御天下也與物為公知文不足以獨理故資武
以為雄弧矢之利以征不服劔戟之用以威遠戎俾梯
山而入貢故率土而向風懿夫歐冶實曰良工鑄龍泉
之劔鍊耶溪之銅於是制良模啓洪鑪炎炭赫以震爇
大冶屹而山孤其始作也煙氣成陣橐聲若雷三光動
色六氣飛灰蛟龍捧鑪雷公擊節龍勢初成玉匣新發
利可吹毛光能瑩雪此劍之德百夫稱傑此劍之用千
里流血豈比乎解牛之刃自謂良庖倒載之干虎皮以

包蒙莊說之以喻道周處憑之以斬蛟荆軻一拔以擊
秦柱漢高三尺以定天下士庶得以安身王侯得以闢
土是知劍也藉以防虞豈比樂云不在鐘鼓既而切玉
期用剗犀是逢嘗聞靜亂舊說為龍佩服是宜則聖哲
攸重棄捐不可故牛斗是衝馮諼再彈而見於下客季
札一返空挂於長松達夫邊塵欲飛邦人斯恐猛士揮
戈謀臣賈勇是殲是滅再持再捧四夷攝之以寧居一
人得之以垂拱是劍也古今之重是劍也荷君之寵

秦客相劍賦

以決浮雲清絕
域通題為韻

唐闕名

有懷其寶而未別候以其時而自絕始藏用而有疑終
因人而一決蓋時有遇否非事有工拙願一二於擊轅
之歌左右以相劍之說於越之君以五劍聞方潛神以
閉匣非有意於決雲且切白玉其猶泥斷截蛟龍忽若
篲泛夫以中庸之近者惡識天下之良劍有客來越其
至自秦心以通於物理鑒有邁於人倫昔也聞風而悅
今為觀國之賓以天機之見明利器之因天氣得中而

不易金精順理而無逆翼乎秋水之欲波渙乎春冰之

將釋陽散陰漫霜鏹雪眷好勇者不能禦其折衝善說

者不能離其堅白滿谷之馬未可齊乎此價傾城之金

安得賣乎此客況非景罕匹流星莫

原本闕
八字

歐冶之術

為優此名器因而有作明至寶不得無妄劍非人而何

識人非劍而何相雖鍛鍊於良工皆等襄於括匠劍之

能寶以相著士之用可以劍明挹識者

闕一字

乎牽復藏

器者以其彙征願以小人之道而進期君子之鑒惟清

重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求劍如之何匪相不得純
鈞之器秦客所識非常人之區域

金躍求為鎔鈇賦

以大冶無私祥
金乃躍為韻

唐

白行簡

金有利用躍而呈祥騰沸涓之炎彩耀赫奕之雄光始
則沈潛將委形於鍛鑄終能踊躍求效用於鋒鋌於是
挺竒姿奪良冶歎凡目之莫辨懼名工之或舍既翕絕
之在鎔尚淵淪之未寫迸紫光而傍射期遊刃以剗犀
烘赤氣而上衝願成形於斬馬徒觀其扇巨橐鑠利金

聲激射勢浮沈鳧氏傾耳以駭意歐冶拭目以窺臨既
而赫矣不常爛然有待紅霞聚蓄於穹谷滄波跳出於
溟海風雷於是借威日月為之揚彩自殊美玉豈韞匱
以藏諸願比琬戈庶因茲而礪乃若夫流晶表異變態
無私象君子有剛柔之性同聖人不凝滯於時蓮鍔尚
融若踊決雲之刃霜鋒未鑄如呈切玉之姿矧夫騰躍
在中發揚於外君若形銷製器我則保其堅貞君若應
用衛身我則期於遠大懿其鑠為金而不離效其祥而

自殊幸託跡於鎔範希效質於規模彼號巨闕出昆吾
龍藻龜文既以稱其昔有指晉麾鄭孰可使其今無嗟
乎光彩陸離輝華彰灼疑狂電之乍發狀長星之不落
異十日之俱流殊衆口之相鑠精靈有感不憚豐城之
沈神光無方願繼延平之躍哂備物之鈞戟恥分形於
錢鏰客有仰祥金以立誠庶堅貞之有託

斬蛟奪寶劍賦

以追殘水族濟
彼驚濤為韻

唐 獨孤授

昔飲飛子言越川濬佩寶劍子安流自持進孤權以將

半乃雙蛟而見追曳紐搖環欲奪晶熒之氣呼風吸浪
先呈天矯之姿初其勁楫將移輕帆未濟嗟履險以多
變歎韜鋒而自衛俄而積水怒陰雲蔽彼拏空攫霧之
狀當一明一晦之際其來也壘白刃旗短袂不足以當
其勢朱鬢赤鬣夾巨艦以風馳火尾金鱗奪雄鎧而電
逝乃言曰彼亦奚逃徒為汝勞衝駢黜以天暝蹙嵯峨
而浪高徒觀夫鼎爾騰沸雷然怒號雖欲穀其口牙其
刀抗爾以千艘踣若質流若膏爾能傷予之一毛既激

氣於煙景忽碎爾於靈濤是知計於生而不計於死利
於劍而不利於水互出沒以神鬪洶崩騰而陣起舟傍
奪魄求形於似海之喉岸側甘心挂骨於如霜之齒及
其沸涓砰訇風號雷驚驤首如玄雲阻色騰眸而白日
韜精須臾勇氣勵神機生拂首摧爪奮喉裂纓方瀕洞
於重嶮已支離於浚瀛於是海蕩山覆川停浪肅莫不
駭其類奔其族玄黃之血隨重沫於淵淪磔裂之形蝕
餘威而蹙縮卒使劍返人安鱗窮血殘極浦煙霽澄江

景闌逶迤然鷓首光轉錯落爾龍泉影寒水彩猶鮮激
金鎡之昭曜星文尚濕歸寶匣以闌干嗟乎冥心者其
勝如此恃力者其形若彼徒欲徵恠異壯奇詭至今人
語其風見英姿之卓爾

斬蛇劍賦

以仗劍斬蛇金鎡水鐔為韻

唐徐寅

磨霜礪雪子瑩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鐔
蓋以麾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奸雄徒爾烹若窮鱗
常山之首尾胡為斷如朽索斯劍也上應君臨舒陽慘

陰有其道則威若身子靈若心無其道則鉛其刃子木
其鐔唯上德之在火協紅爐之躍金莫不龍活三尺霆
飛半尋是何靈貺之異天啓之始而乃振戎衣授秋水
匣辭乎豐沛之邑腰入乎崑函之里日月方暝雲雷未
起有大蟒以橫路礙潜龍之舉趾於是上較天意下量
地紀視鈺鋒而何斯違斯擊恠物而宛其死矣然後挫
七雄削多壘豈惟仗之翦路蛇而戮封豕蓋將提之令
諸侯而禪天子得非秦毒之奢變作長蛇漢德之儉化

為神劍奢以儉陷蛇以劍斬道在晦而須顯事有增而
必減果聞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雖行大義亦假雄
鎧莫不龜文龍藻玉縷金裝世亂將用時清則藏十二
年兮如我淬七十陣子摧而剛空山吞象之鱗豈鉞蓮
鏹大澤銜珠之血不汚星光然後歷興亡繼得喪漢之
滅兮魏之受魏之衰子晉之仗晉火起子高飛豈混煙
煤之狀

斬蛇劍賦

元
楊維禎

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火烏之色彗雞之芒茲非赤帝子
之劍而開卯金氏之王者乎當殷高宗有事鬼方實有
神劍傳太上皇佩之以遊豐城之岡睠茲神室潛示鬼
工爾其合媧皇聚祝融走風伯檄雷公星流枉矢電掣
妖虹曄曄煜煜氤氳融融霍然霧散飄然風從上皇於
是而解佩而漢家之劍於是乎擅其雄爾乃粵砥斂白
鷄膏瑩彤飛蜿蜒於秋水出天矯於九重紫燄慘澹若
煙生於火樹金環錯鏤疑血頷於驪龍掩夜光於龍泉

太阿追飛形於畫影騰空剗蛟螭於水裔戮罔象於江
中誇俠槩於趙客試妙技於素翁登盟壇以結信賜尸
革以害忠泥切藍田之玉肉斷南山之銅曾何足以盡
其用而辱其鋒也哉故是器也天有所必授神有所不
爭禱以百寶之積歛以七星之銘精神自利孚尹旁升
紫氣貫斗夜橐龍鳴耻匹夫之躍冶期真主以通靈苟
大枋之一失寧滅迹於豐城彼白蛇之當道肉已帶夫
鮑腥夫何督亢之匕不能割而博浪之椎不能撻必斯

劍之一拔號鬼母之冥冥叱咤風雲霹靂雷霆洗滌塵
於九宇開塞霧於三精四百年之基由是而啓而三尺
之業於是乎成宜陳之西序與赤刀而同位藏之武庫
與黃鉞以同名填宗社之守器傳歷代之同榮嗚呼白
蛇兵白馬刑漢佞興漢賊成感忠臣之疾視瞻志士之
結纓誅牀前之昵昵戮投閣之兢兢斬千里之青草落
中原之黃星悼是劍之不可請也徒忠憤之填膺自靈
金之府虛歸晉人之武庫胡逆順之忘辨與莽鉞以同

附宜煙燄之屬天累聖人之遺履余猶喜是器之尚靈
日衝屋而去也賦已於是復招之以辭曰寶劍歸來乎
毋上天扶正直提顛連寶劍歸來乎毋下土昭聲明偃
威武寶劍歸來乎毋四方誅凶佞旌忠良大一統制八
荒于千萬年奉我王

漁父辭劍賦

以濟人之急取
利誠非為韻

唐
宋言

彼子胥子亡命江濶賴漁父子停橈在茲既橫流而濟
矣因解劍以酌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

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
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躇而鶴髮相哀顧盱而漁舟可入
憂心盡展憑剗木以何虞渡口雖遙挂輕帆而已及繇
是拂拭青萍披陳素誠念險難以知我顧提攜而賜卿
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橫七星之凜凜掌上風生叟
乃莞爾興言搢頤話志本期浩淼以排難詎可愴惶而
徇利酌仁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
意况乎楚令方急嚴刑具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隱匿

之人若以爵祿為念華榮是親則械爾躬而赴國持爾
劍以防身整擢西歸自受執珪之賞論功北面寧亡切
玉之珍蓋由惻隱為心艱危是濟方圖散髮之樂豈假
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量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
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煙之際豈不以識
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弄雲濤而不歸寂寞
巖煙沈東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以依依異乎義
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狀徒逞皎日之深誠不取

則知美范蠡而述魯連信斯人之可伍

延陵季子挂劍賦

以冥會心許暗
無我欺為韻

唐王

起

修修隴樹兮挂劍於茲所以表徐君之所欲明季子之
不欺予取予求昔藏心而可測一生一死終棄寶而如
遺蓋烈士孤標之節而神明幽感之時當其昔結歡娛
從容不阻孤鋒乍拔密坐之所彼眷眷於目擊此默默
而心許諒他日而來思非伊人而誰與及夫歷聘上國
言旋東吳訪舊友遵舊塗亦當開寶匣獻轆轤何閱水

兮不待弔荒埏子已蕪由是執龍泉而慷慨望馬鬣而
踟躕想間歲之披雲忽然而在撫今辰之切玉視之若
無且曰器可謀新室寧欺暗解腰間之善結仰樹杪而
延瞰乃脫白刃推赤心耀宿草之煌煌懸拱木之森森
錯落金鏤疑夜月而生隴晶熒霜鏹謂春冰之在林龍
形蜿蜿而未化蛟枝亭亭而欲尋解珮義廣脫驂感深
英聲遂騰於萬國善價不顧其千金嗚呼劍之擲也無
前人之行也必果誠去彼而取此非祈君之祐我無宿

金五口人卷之六
卷之六
諾匹之以庸庸不食言方之以瓌瓌向若蔑玄壤恡青
萍重提攜於掌握輕耿介於心靈則三尺之中空騰雲
而漫漫重泉之下將愧色於冥冥無言者道之弘不約
者信之大峻節卓以特立義風紛而繫會盛矣哉挂劍
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豐城寶劍賦

唐
達奚珣

劍之利者有豐城之寶鏐夫其始也赤山破邪溪涸洪
鑪洞融金景煽爍雖發揮於人事乃兆朕於天作爾其

為狀也。鍛霆電，明秋水，殺氣森映光輝，四起歐冶失律。
風胡鏗視，豈徒決浮雲絕地紀若斯而已矣。爾其大運
迴薄陵谷，推遷東南，地沒不知，夫數千百年騰精動地，
直上衝天，斗牛之間，夜雄雄然，異金陵之浮王氣，同寶
鼎之在汾川。本知浮精粹剛決，必備明而用晦者，君子
之時義窮而待達者，丈夫之志事兼此數德，難乎見棄。
知我者寡，大賴張公每讀舊書，多茲感通，不覺毛髮盡
樹，起雷息於胸中，迨乎發蒙，泉開祕匣，文積幽翳，上藏

鱗甲磨礪畢子見文章搖白日子星煌煌鋒稜可畏動
人膽表裏分明照眼光黃金裝子綠龜飾荷提攜子耿
霜色豈辱命於洪造冀成能於武力君其試將倚天外
不日為君清絕塞苟軍國之用在豈能雌伏於一代

豐城劍賦

宋陸游

在晉大康觀象者曰夕有異氣見於斗牛之躔時方伐
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
不然迨孫皓之銜璧氣益著而不騫於是雷煥附華之

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斲獲於豐城之
獄變化於延平之川世皆以為然矣千載之後有陸子
者喟其永嘆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
延彼區區之二劍曾何與於上玄若吳亡而氣猶見其
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丘墟與河洛之腥羶矣
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呼負重名位大吏俛
仰羣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
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

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於長門投賈謚於羽淵則
身名可以俱泰家國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
煥輩非所責予將酌卮酒賦此以弔吾茂先也

斗間見劍氣賦

以神物下潛精
光上射為韻

唐

王起

彼玉斗兮列乎太清此寶劍子埋於豐城遙天式瞻諒
闡干以成象厚地斯祕遂熠爚而騰精若非五山錯秀
六合含英則何以下藏鋒於穎銳上作氣於貞明昔伊
雷氏未占張公莫訪祕龍淵之竒彩射斗牛之異狀或

雄雄於曲柄之末或冉冉於斗杓之上金陵之王氣莫
齊函谷之紫氣應讓可大可久乃聖乃神嗟日月之逾
邁怨土石之湮淪劍也氛氳連白榆與紫貝星焉昭晰
應龜甲與龍鱗下埋照以煌煌上和光於歷歷何寶鏐
子斯隱在璇璣而必覲鋒惟切玉處玉匣以逾深氣則
決雲每雲路而相射匪舍之則藏實閤然而章仰九霄
而遊目知百鍊之雄鎡乍滅乍明有扶於佳氣若離若
合更類於神光靈氣則浮利用猶鬱當繚繞而縈斗自

表至珍儻陸離而佩身寧逢異物可以察三尺之滯淹
可以見七星之沈潛石蘊玉而騰輝未專其美鼎居汾
而見氣徒有其占固宜仰層穹求外野延瞰於寰城之
裏冥搜於古獄之下則可以論國都驅駿馬是知劍氣
之在斗間所以求伸於知者

斗牛間有紫氣賦

以平吳之後異色
逾朗為韻

唐陳章

天空原清劍氣方呈始象奪朱之色未知埋獄之情氛
昏乍歇淮海初平貫斗牛於九霄正當吳分藏輓轡於

午夜遠在豐城歷彼歲時間於躔次雄芒既表乎潛感
靈物且悲乎遐棄增華台室方期獨見之明流彩天階
乍惑衆人之意思上徹而既久欲旁求而未遂謂繞樞
之電郁郁彌彰想干呂之雲亭亭自異殊祥可驗直質
不渝委照自歸乎有晉藏鋒若避於亡吳對西揭之星
望何勞於尹喜臨北走之塞相寧藉於風胡觀其出以
標竒凝而成象既蜿蜒而久鬱亦曠曠而再朗陋日中
之青暈每駐寥空掩天際之非煙潛通惚恍光而不耀

昏以為期漠漠而淪精詎滅昭昭而默識猶而東方未
明始訝乎氣之聚也地不愛寶益見乎天將假之仰觀
列位之中俯叶偃兵之後利刃猶鬱清時幸偶宣精溢
目乍殷銀漢之流侔色衛身未配金章之綬其象也甚
殊其明也則逾憤陸沈於江表結一彩於天衢凌夾月
之霞徘徊碧落透靄空之露隱映白榆永夕猶存其光
未匿齊效珍之金景鄙如虹之玉色不因槎客之犯如
遇雷公之識儻觀此以見求冀龍泉兮可得

金劍出匣賦

唐
韋 肇

劍者主生殺之氣匣者同隱見之心鳴於其中或幽閒
以為恨出乎其外信利用以則深豈徒飾以瑠玉比之
兼金剉雄鎡而不舉緘異氣而嘗沈者哉故劍利於人
匣因於劍蓋所以為重俾神物而不褻亦所以表能將
瑞光而亦驗其始也若耶之溪涸赤堇之山開良金既
選歐冶爰來合純精而鑄鍊召太一與風雷厥功既勤
曠歲月而方就厥狀斯見法陰陽之所裁於是工技之

儔金鏤為匣制其象也錯玳瑁與瓊瑰韜而藏諸祕龍
鱗與龜甲故楚王之未識我含其章風胡之將鑿我耀
其光發匣而覩爛然非常環啓蚌以吐月刃披雲而降
霜若金隄始開橫秋水之漫漫如青天欲倚散陽彩之
煌煌夫惟義也動而必吉夫惟神也行而無跡號龍泉
而其善可珍指斗牛而其光可射用晦之際思顧盱而
無遺出幽之時思佩服之無斃伊昔三劍氣凌九霄臨
敵高揮而血流千里復讐虛擊而疾不崇朝苟蒙蔽而

未發雖晏陰之莫昭且劍之在匣蓄銳而誰玩劍之出匣器利而能斷亦將試銛鏑於鯨鯢決浮雲於天漢或提攜之未及尚埋淪而可歎願進用於張華如見知於雷煥

昆吾切玉劍賦

以利刃無倚堅
鋼必截為韻

唐

金厚載

劍者金之利器王者寶之至堅韜百鍊之形迴倚天而入用斷十德之質信如泥而莫全蓋以淬礪呈彩磨龍發鮮開匣寶之炯爾切連城而爛然原其周穆西征戎

王獻至刃決雲以增價鏹開蓮以逾利明星耀色固已
直於千金白玉雖堅纔可當於一試於是搜韞匱示精
鋼謀剗割輝鋒鋌舉連環而動月掌盈尺以凝霜投刃
皆虛無砉然之異響應機立斷俄凜若以分光暎日惟
明搖容轉潔乍毀方以旁達忽離堅而中絕仰鋒亂起
初每謂如花飛應手全開終有疑於冰裂固可以鄙牛
斗之氣衝陋蛟螭之精截應用無敵清真莫儔銷白虹
以影碎耀青蛇而色秋黯黯文開獨遊中而電轉熒熒

屑落類掌下以星流素彩交光清文耀質既衛身之可
保豈化龍而無必色離溫潤光開縝密形錯落以膚寒
彩璘玢而背溢是知器有異而神符物至精而用殊向
若鍛非良冶質匪昆吾則安能充遠戎之獻斷抵鵠之
徒儻遇英雄必提攜而可以時逢琬琰固翦截之如無
嘉乎資礪乃之功剖溫其之潤剗犀莫比其銛鏑斬馬
難齊於利刃夫如是知鍛鍊之至精切璠璣而可信

切玉劍賦

以天之利刃切
玉如泥為韻

唐

王起

彼神劍予出昆吾之溪既成形而若水遂切玉以如泥
玉則貞堅誠齟齬而難入劍惟銛利將脫穎而莫齊是
以從心剖判應手提攜入水蒼之文乍同夫淬水破雞
冠之赤且異乎割雞當其琬琰外來球琳畢萃磨而不
磷用之不匱以藏乎密地出匣而宣利遊恢恢之刃瑕
不掩瑜剖碌碌之形刃有餘地是知不貪其寶不愛其
資苟作礪而斯驗將匿瑕而可遺異匱之毀焉斯為過
矣同斗之撞也於以碎之璨彼瓊華煥如縷切匪流血

以為害將疑肪而必截觸可磨之玷片片冰開縱不鈍
之鋒重重瓦裂應機則斷投刃皆虛可以斷圭瓚可以
判瓊琚雄雄子化龍之後璨璨子抵鵠之餘苟在鎔之
金不慙於歐冶則指瑕之璧何愛於相如溫潤乍分陸
離交燭於以慰良冶之至於以室貪夫之慾耀鎡而赫
奕六金律刃而熒煌五玉是知斯劍之用也按之無下
直之無前以刺鐘之聲乍移水碧以擊柱之勢時入山
玄星文每臨夫韞石虹氣若斷於晴天然則干將所營

風胡所徇或剗犀稱利或截鴻所進未若周王切玉之

刃

刺鐘無聲賦

以利刃無滯合神為用為韻

唐闕

名

劍挺銛鋒鐘列重器何百鍊之堅鋼向千鈞而效試刺
於有質若無質以通玄中乎有聲若無聲而斷棄則知
淬磨歲久雄稜霜利不然焉能逗撓獸之形以中開使
發鯨之聲而靜悶想提握以輕奮宜鏗錚而應刃忽投
剛以泯入狀體柔而理順遂使風胡延視喜見其雄鋒

子野聳聽莫聞其為韻爾乃理將神契跡與道俱透茲
堅重泯若虛無於是觀其用而駭矣取其類而比夫當
破堅之時方切玉而則異迨絕響之後狀決雲而匪殊
是以知其獲揮制之效微齟齬之虞勿以篋簾可憑猶
懷抵礙勿以金石之固尚蘊含胡宜其暗彰發揮靜應
凌厲永結於直透之始泉默於旁通之際莫知所觸故
寂子寥子不輕其鋒信無疑無滯於戲亦猶道之肥者
往無不通藝之至者物無不合苟蘊藏於求用必開張

而盡納載原斯器夫莫與鄰當耿介以發銳若感通而
應神所以願於重而宣利干於大以求伸果然制音而
不錚為異銛鏐而無厚可珍則剗玄犀奚可以擬議輕
白羽昌足以等倫故君子謂青萍干將之刃也可以比
德於吾人

太阿如秋水賦

以如彼秋水
容色為韻

唐

賈

餗

黯然而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
窺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魑魅鑿形容涵空而表裏

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澹如隱蛟龍原其極良
冶之功出洪鑪之裏薛燭增駭風胡愕視千里萬里之
斜漢耿耿方伴八月九月之洞庭沈沈相似深淺難測
精光不死磨越砥疑穿石之泉淬葛溪如貫河之水氣
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涯涘皆
空涼颼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韜映無匿埃塵不居澄
曉峽黯青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橫窺而一帶澄虛旁臨
挾刃之徒疑開別派近映腰金之士似躍游魚比練之

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其文也流而無極其清也掬之
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則似無雲之溪
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沈其色龍泉非偶巨闕
難儔蓮影如植龜文若遊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環
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泊乎霜露冷天地秋繇是勦勦
敵決冤讐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邇解晉鄭於紛若埽
橈槍於嚙彼予一智刃於胷中其精如此

舞劍賦

明

宋存標

寶氣初聚燦為精英奇人懋賞錫以嘉名冶石昆吾洞
如水精發金葛盧湛若晝明孔周得寶於殷帝穆王受
獻於驪庭楚有風胡之鑑越有薛燭之評豐城識雌雄
之合歐冶辨陰陽之形其製甚詳余莫得而悉也徒觀
其成器也則材分輕重質辨柔剛從庚革辛含景吐商
吹髮如絲斷金不傷霄練行氣魚皮為房既出幽而入
冥亦法健以含貞星文繞其外質流電變其內英固夜
拂乎霄漢亦晝掩夫橈槍俄風雷之乍作致日月之潛

驚命獨賦其磊珂性恒處夫不平其光炫然吞露生烟
其聲劃然裂管破弦蛟龍甲偃犀兕革穿無凶復隱無
強復堅於是有徬徨失職憔悴無聊悼懷明旦抱憤終
宵志欲報而氣弱器未舉而神搖乃投身俠伍效節義
寮結然諾於宿昔冀舒憤於市朝壯士信其哀誠神物
為之怒起相顧而嘯雜商變徵已咤叱乎風雲復吞盪
夫流水神已往而不留節既撫而難止感盛舞深變煩
容廣霜雪紛紜翱翔倜儻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

往驚疑恍惚難以言狀其繼進也欲縱欲橫搖人目睛
如冰渙日如水觀星斗氣夕隱芙蓉始生玄猿號夜白
虹臨盟遂乃指日永誓負氣乘霓為人報仇不言其誰
乃道遇王孫雍容孔都黃金絡駿白玉提壺整鞭遙揖
流盼相呼雖囊中之同服實所用之殊途遂爾身衣短
後函發金泥馳峻坂臨深蹊刺虎豹斷鯨鯢出入房闥
披斬蒺藜比佞夫於腐鼠等驕人於醢雞神鋒一發血
已如濡既頭行於絕塞自尸暴乎中衢頓使韓國烈士

趙廁刑人魚腸藏窟七首驚秦技血相視張目同瞋是
亦可以報九原之宿憤抒六合之沈淪乃回光藏影翩
然而去豹隱龍潛歸於其處方其牢刺荆棘沈鬱黃墟
虛獎鉛刀斤落太阿亦曾過侯門而彈缺倚穹廬而擊
柱伴吹簫於吳市同伏勝於淮豎徘徊徐君之墟徙倚
宜僚之戶雖精魄之不移而神姿之受侮一旦光生瑤
闕彩振丹梯淬以清澤麗以璽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王母帶分影以左右上元佩流黃以馳驅象九功而武

耀輔七德而文舒豈非異物之遇合有會明主之服遠
咸宜哉

鏡賦

晉傅咸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
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
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
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戔戔后妃
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

以相輝若乃雲髻亂於首頰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
子孰厭貌之能飾與暗瞽而同昧子近有面而不識君
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
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觀
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厭容之有慢而厭思
之有淫

照鏡賦

梁劉綏

夜籌已竭曉鐘將絕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

妾應還前齋上幔內閣除關開屏易疊卷簾難扳搔頭
斂髻釵子縈髮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
殘粧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牕而取鏡臺本玉宮
氏姓溫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匝匝
似城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
時好着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
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
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

應描非是畏釵梳

鏡賦

周庚信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簾上金
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
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
脣朱纔餘睂萼壓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
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
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蟠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

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
生暫設妝奩還抽鏡。黽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
看平猶剃飛花磚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躡黛蘸油檀脂
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
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
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
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唐

趙自勵

天子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
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
高撫政則聖文花萼之樓皇帝乃御龍袞拱洪休申景
命於萬方寓縣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矣生光炯
爾明發色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
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
主之錫訓爾為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
則鑒澈表正則影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

大而虛受是之謂內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
鴛鸞擬茲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
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
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
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金鏡賦

有序

唐
崔膺

鏡之鑑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有
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為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
扣得聲良工懷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
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燄日中鑄成磨
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
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為寒潭搖為飛電任在公
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恠無隱形潛應變蝕
氣運青冥向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泠或青春曉霽
挂於黃庭照曜承雷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

粉壁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遙列於階前青
翠倒瀉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為
一規分月而成雙玄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艷於前牕
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
高臨以思玄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
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
潔羣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
與氛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千秋鏡賦

以鵲飛如向月龍
蟠似映池為韻

唐張彙

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蘭殿誕膺紫微祥光
夜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固先天而天不違是
以禮容之盛六葉交映或體天以設軌或因時而布令
乃啓新節獻金鏡刑于四海加於百姓虛以受物則萬
象必涵金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戚里公
侯卿士各薦其明用伸知己雖大小而殊致必規圓而
相似且夫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

以為龍鏤以成鵲初臨玉宸透鸞影而將飛末對金墀
拂菱花而不著徒觀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
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
之無比類瑶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
無漏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
漓玳瑁之牀澄澈芙蓉之帳熒熒綺疎之下皎皎青樓
之上有美人子無良媒飾娥眉而相向者也所以吾君
欽崇萬化錫賚百官其表不枉其形必端詩所謂我心

匪鑒豈不戒於遊盤別有照象無疲含光未知方有期
於見膽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斯焉而取斯

古鏡賦

以明達古今鑒
無善惡為韻

唐何據

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冰比麗止
水侔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疲於
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悅
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照
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牕昏啓闥目

短自見因君以達髮亂未理待我將豁曩者久積氛霧
半沾沙土蟾埋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窳何
造化之寄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臨
盤龍發彩玄兔生陰篋笥見賞緇塵不侵鑒窮高遠光
燭湮沈舉棄物於未廢喜昔人之遺音何異荆山辨玉
豐城識劍莫莢虧而轉麗平水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
無燄向人而玄髮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
而車中轉麗雙明而掌上不孤持衡在人銓署重其進

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
蓋視有同異而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
翦喻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
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已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照寶鏡賦

以珠寶潛翳照
之必呈為韻

唐

王起

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產子逾祕鏡之瑩
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沈埋而為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
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為用以利物為情豈

惟雕盤龍而耀采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
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
乘之光遂失雖卞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隨侯之見求
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啓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
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旁求瑾瑜水彩前射月華正
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
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
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映山玄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由

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沈潜彼
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
磨礪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虛無之道滿
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聞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施
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况有處幽
沈戢光耀愧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鏡花賦

唐何據

金鏡精寶子珠秀華臺插珊瑚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映

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際湛清潭其絕底鸞舞
翻於瞳矐龍怒鱗於清泚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
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礪礪之英負陰而內景冰徹面陽
而外景花明惚予恍其中有象杳子冥其中有精爾乃
遇妖閒之佚女陶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既
翻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
壁以星落薄乘鹿而霜晶拂高凌深緣隙入奧乍滅沒
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蒂扈扈煌煌若

漢皋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火之皎皎日
月之相望芒角璀璨罔兩搖揚至用在無子搏之不得
極虛為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太原進鐵鏡賦

以清光含
衆象為韻

唐喬琳

晉人用鐵子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為鋼雕鏤
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
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驥共飛登
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衆鏡之既

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
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
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
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勁
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子衆
寶所參鏡之明子羣象所含清至瑩子氛埃不雜明至
察子醜類相慙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屈刀為鏡賦

以神仙異術變
化無方為韻

唐

崔

護

惟刀鏡之異名共堅剛以為質懿靈仙之手澤得微妙之心術銛鋒始拔乍盤屈以規圓朗鑒俄成駭拂拭而光溢則知道藝之秘變化之神實希夷而有德寧積習而可臻瞥然而電影初散煥爾而菱花已新用不假物力非因人可以矯而揉可以引而伸歛應手以從革爛含光而足珍霜刃既摧冰光乃見自金環而耀彩入寶匣而增絢道高藥氏鄙噴酒而雨飛術邁壺公輕投杖而龍變諒成形於顧指豈勤力於鑄鍊在剗剖之則遺

將妍媸而必辨仙術斯遠人情匪量雖五金勁質百鍊
純鋼或卷舒而任意信玄妙之無方利用無虧同切玉
於周后明輝既就齊照膽於秦王軼前志而稱奇著幽
經以標異始挈而雄鎧若失屢照而清光不匱覩神迹
之昭彰識靈訣之奧祕是將手以為炭心以為爐既可
引而不屈亦何有而何無考乎誠與玄而契稽乎理為
道之俱異哉術亦無詐將本之於神化法不可傳徒仰
之於列仙雖改其狀不淪其堅初徑挺以繩直終青瑩

而月圓昔也為刀則犀兕之可斷今也作鏡如鑒照之
無偏儻或收於一割與鸞影而鶯遷

山雞舞鏡賦

以麗容可珍照
之則舞為韻

唐

皇甫湜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質蔽芾其毛羽翫夫色必
自鑒以呈形愛其儀故乃見而屢舞從裔壤貢丹墀未
識傲傲之狀徒觀采采之姿是詢孺子爰發此思知照
水而自窺尚且心乎愛矣俾對鏡而言舞不勞歌以送
之於是爛出雕籠鶯成綺翼竒章若績翠彩如織瞥然

影起乍蹀躞以多姿歛爾形分遂踟躕而可則苞七步
之節奏備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逡巡透雪彩而姿逸
洞銀華而色新錦臆雙呈因疑其若合花毛兩向未知
其孰親視月中兔形自隱窺臺上鵲影慙陳駭目自遺
百戲忘餐奚顧八珍對百鍊而流睇翻五色而交麗異
巴渝而折旋類夏采而行綴搖金距非知善鬪所為轉
朱身庶與來儀相契方激昂而匪懈將偃仰而增銳誰
云不節之儀式表能勤之繼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

私照兩邊而分寸不差一體而纖毫必肖類鳳因簫感
哂鶴為琴召豈假為冠於漢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
齊方稱乎觀妙宜其鸞回於綺殿雪落於青瑣雖自好
而則然必假鑒而獲可變態盡其妍不曲折擬諸形容
幸無私於一照庶餘光而可從

山雞舞鏡賦

以麗容可珍照
之則舞為韻

趙殷輅

鷄開美錦鏡隱螭龍雞則彪炳子五雲之狀鏡則清澄
兮止水之容是得比形鼓舞偶影相從蹀躞初臨向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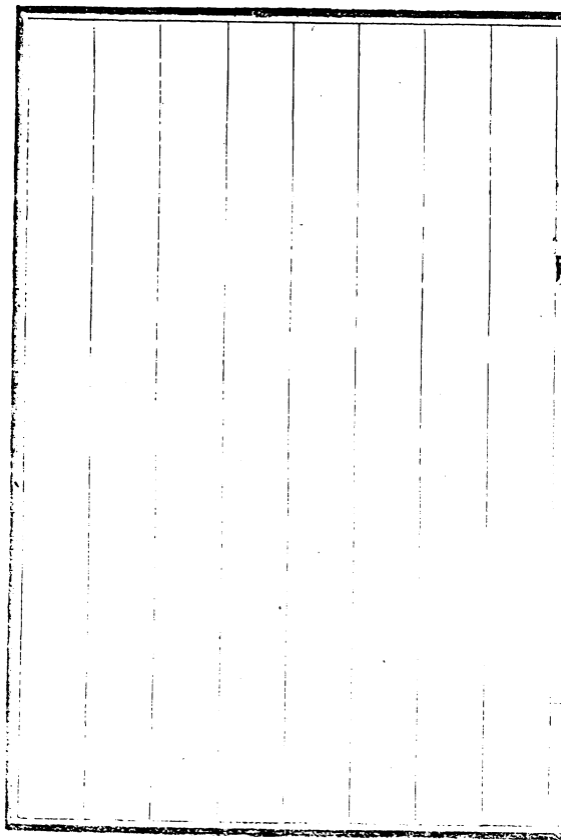
輪而迴眸婉婉翩翩將顧映菱花而疊足重重質貌既
異威儀可觀進退雅符於節奏曲折冥契於規矩投身
宛轉若赴簫韶之音矯翼連軒似合桑林之舞形其動
矣影亦隨之類堦麓之並得同律呂之相追故人之視
焉知分形之有別禽之悅也謂一體之無疑不馳心於
綠水自結念於丹墀豈比夫在仙都而思曉入雅頌而
興詩者哉徒觀夫雞不倦臨鏡無疲照覩其形而屢舞
謂其侶而相名寧知大樂之同和自合無聲之要妙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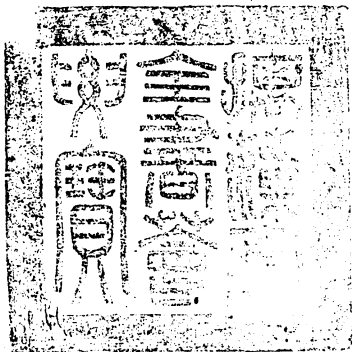
鑒物子在我故欲照子無可無不可其稟氣也合德諒
茲舞而有典兮有則儆日而鳴遇陰而息雞之在鏡類
鸞翔之入雲空鏡之納雞若朝霞之映潭色原其始也
徘徊山谷緜歷星辰每念栖於丹闕茲獲貢於虞人由
是辭荒徼入函秦優游青禁顧盼紫宸則昔之在山也
雖蘊姿而誰語今之舞鏡也方呈質以效珍孰與夫翻
飛青崖之側昭彰幽洞之濱五德備子其容不細衆彩
煥兮厥狀逾麗幸朗鑒之斯臨莫獻竒於魏帝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六

謹案第二十三頁前一行莫聞其為韻按文苑英華注為疑作遺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喜昔人之遺音按文苑英華注未見今字官韻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藜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